

河 運 渡

暮 — 洛

林

詩

叢





叢 詩 林 森
河 運 渡

本 出 版 期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型 刊 行 處

早 厚 出 版 社
上 海 西 門 路 六 〇 弄 四 三 號

小 基 本 定 價 國 幣 三 圓 五 角

珍 編 輯 者 森 林 社

袖 著 作 人 莫 洛 版

所 有 權 版



森 林 詩 叢
渡 暹 河

莫 洛 著

1 9 4 8

星 羣 出 版 社 刊

目 錄

渡運河	• • • • •	7
晨晚二唱	• • • • •	31
風雨三月	• • • • •	37
工作	• • • • •	45
太陽系	• • • • •	50
黑屋	• • • • •	55
田間	• • • • •	64
寫詩的夜	• • • • •	73

渡 運 河

運河，整日以淒咽的聲音，訴述着自已的故事；講着：牠是怎樣地，因了一個荒唐帝王的遊樂，而以無數人民的生命和血，誕生了她；並且，那些爲此而死的悲苦的鬼魂，每在陰寒的夜晚，怎樣地圍繞着她號泣……

運河講着：她是怎樣地有過驕傲的繁榮的歷史；並且怎樣堂皇地，撐住了南北航路的交通；以及她是怎樣地奔波在冀，魯，蘇，浙；並且怎樣地，跨過了黃河與長江……

運河還講着：她是怎樣地，走上了歷史的可悲的命運；……又怎樣地，在敵人的凌辱下，呼吸窒穢的氣息和吮啖赤紅的腥血……

我不是爲了去聽取她那些無用的陰暗的怒語，而是爲了愛和熱情，我燃起青春

的火焰，去看她；她怎樣艱苦地活着，怎樣地在未死的心上，開放出向日葵般的花朵，永遠朝向祖國輝耀的太陽……

我揮碎無數的困難，從遙遠的地方，朝運河的方向疾行……

I 奔向運河

懷着深切的感情
我奔向運河……

運河，記載着古老的故事
運河，如今
却馱負着深重的悲哀
我是多麼殷切地渴望着
去慰問那被辱的河水
去諦聽他怨憤的嗚咽啊……

在十二月的寒夜
月色星光映着村野
朝指定的方向
我走訪運河去……

II 運河邊上

1

有純樸的村民
用泥搗成牆
用草蓋成房子
生活在運河的邊沿

他們
像所有的中國的農民一樣

用生命的力
犁耕土地
撒播種子
收獲黃金的穀粒

他們同樣地
用兩手勞動
用兩腳走路
用陰暗的眼睛
看世界上的一切

他們同樣地
像粒種子
從土里抽芽……

他們愛土地
俯向土地
擁抱土地

死了，也埋在土地里……

一切毒的

欺詐，殘暴和不幸

那時代的拷刑

他們都垂着頭忍受了

一切甘美的

歡娛，愛和仁慈

那是夜間睡眠的夢……

今天

在運河的邊沿

他們

屈辱在橫暴的威力下

拭着眼淚過活

在這些悲慘的日子里

他們的生命

被枷鎖着

他們那強健的脊樑

因了背負過重的痛苦

而僵僵下來……

但

大地油黑的泥土

孕育了他們頑強的靈魂

那撲向他們而來的死亡的風景

那埋得深深的切齒的仇恨

使他們從地上爬起

使他們把頭顱拾起
使他們將胸脯挺起
他們用新生的力
壓伏了森冷的死的顫慄
毅然地
向仇敵
去奪回被劫掠的穀穗
去奪回將被殺戮的生命

今天
在密列的碉堡的監視下
在刺刀和槍火下
他們
在運河的邊沿
向有敵人腳跡的地方
不斷地進襲

2

在冬夜月亮的
冷而陰鬱的光耀里
在風的呼嘯
和枯枝的鞭擊聲里
我踏過僵硬的
凍結的草原，林野和泥路……

橫躺着的運河的堤岡
像龐大野獸的聳起的背脊

在昏矇中
堤岡下躍動着小屋的燈
像歡迎我
招呼我這不速的來客

看到了燈光
我是多麼的興奮啊
以致我的心跳
像開足發條的時鐘
堅定而有韻律地震響
我的感情潮般地湧起
像那火紅的熔鐵

3

我走進一個沿岸的荒村
在一個污穢而窮困的農家住下
這茅舍像一隻病瘦的老貓
孤獨地蹲在運河的堤邊

房主人是多麼殷勤啊
他親自給我燒水洗腳
還泡一壺滾燙的熱茶……
火油燈繚着黑煙
混攪着羊騷的氣味

女人們驚醒了
抱起孩子

好奇地
擠在男人中
圍住我
用胆怯而退縮的眼光
凝看我這生疏的遠客

而多麼熱情而懇摯啊
像融在明亮的陽光下的
溫暖的空氣
我們互相講着
自己看到的
自己聽到的
那些悲慘的或壯烈的故事
而他們
更有興味地
用生動的話句
用峻烈的嘲笑
描說着敵人的窘態……
他們似乎早已失掉了
那些無聊而瑣細的憂慮
在感情的激動中
噴出了有力的笑聲

而且在興奮的談話里
他們已經向我
親切地稱呼「同志」了……

我睡眠了
像一隻被獵追過的野獸
身體困乏得如同一灘融蠟
我舒適地
躺在坭地的稻草中休息
想趁晴朗的明晨
悄悄偷渡敵人封鎖着的運河

對這舒舒而流的運河呵
因了過份的關切和愛護
我的感情是燃燒了

我翻覆輾轉
不能睡去……

夜風在屋外
割嚮了瘦禿的枝梢
我還依稀聽到
運河的水浪
咬啃堤岸的嘶嘶呼叫
在運河的彼岸
夜行列車從遠處馳來
（像疾行在我的枕邊）
它以那鋼鐵的聲音
向夜空呼喊
震撼着鐵軌

震撼着大地……

我重復披衣起來
輕輕打開小門
踏過種着青菜的田畦
站在運河的堤岸——
列車正閃着燈光
像羣星流向遠方……

我失掉了疲倦和冷的感覺
徘徊在運河的堤岡

向河水

我欲大聲歌唱

但一種冰冷的理智的警覺

扼啞了我的喉嚨

我抬頭

尋覓天上一顆最亮的星辰

我俯首

月光使河水慘白

我悲傷

而又興奮地回轉身來

III 早安呵，運河

爲一夜的惡夢所追蹤
現在，給輝煌的陽光驚醒
我起來
走向運河的堤岸

是難得的晴朗的早晨呵
高遠而湛藍的天空
泛湧着薔薇色的泡沫
濡溼的樹林
蒙着燦爛的黃金
在平闊的打麥場上
草堆晃耀着銅色的圓頂
發着甘香的氣息

我踏着凝霜的泥地
穿過疎朗的帶露的枝條
懷着像探訪囚犯的心情
我走看運河去

河水是那麼萎黃
輕輕地
顫動着愁苦的波紋
「早安呵
運河……」
我抱着愛，悲哀和憤怒——

熱切地凝視滔滔而流的河水

「昨夜你好嗎
我知道你
曾爲我唱一夜悲愁的歌
而我呀
也爲了你
爲了對你有濃重的愛情
我不安地失眠
無止地爲夢魅打擾……」

「別怨恨我」
我髣髴是一個受屈的孩子
「別苛責我來得晚啊
別詛咒我沒有撫摸你的創傷
我知道
敵人怎樣凌辱你
怎樣地向你吐着唾沫
怎樣地
把掛着紅膏藥的旗子的
那侮辱你的船隻
來割割你的胸膛……」

「別再嗚咽
你天真地笑吧，運河
你忍受着羞恥的日子
——這是最後的日子呀！
我們會爲你
殺宰那些侮辱你的盜匪

用他們的血
恢復你往日美豔的青春．．．」

我伸手在水里
試探河水的溫涼
像撫摸少女的面頰
河水漾起波紋
張開嬌美的感激的眼睛
她親切地，嫣然地
笑了．．．

IV 渡 運 河

運河從北方來
從繁榮的城市
從古樸的村鎮
從貧瘠的荒原
從敵人蟠踞着的地方
寂寞地
流來了

運河
帶着疲倦
帶着哀愁
帶着無告的痛苦
像一個被污的少婦
咽咽啜泣
又緩緩地
流向江南……

我走向運河——

運河迎着我奔來
像受屈的孩子撲向母親
運河大聲地抽咽

我輕輕地點頭
以多情的沉默安慰她

運河在陽光下
舒展着閃亮的胴體
漸漸地活潑了，歡愉了……
她絮絮地向我作感情的細語

趁敵人沒有在堤上巡邏
我用手勢招呼船隻
船夫搖船過來
我跳上船
悄悄划向運河的對岸

運河對於我給她的馱負
沒有絲毫怨尤
她却以更大的浮力
托起船
而且
喜悅地跳躍
喜悅地歌唱
狂烈地吻着船底
渡我到運河的彼岸

因為
我是愛運河的
而運河
更愛她自己的親人呵

V 在運河的彼岸

運河的北岸

敵人用枷鎖束縛着土地

無止地排演血的悲劇

而且在澄明的天空

飄展恐怖的旗幟•••

I 泥堤上

泥堤上

汽車像巨大可怕的甲蟲

放肆地揚起塵埃馳過

穿黃制服，滿腮短密的藍色鬍子

閃着狼一般眼睛的

那些醜惡的強盜

鏗鏘地拖着指揮刀

吐着刺耳的異國的話語

而且，常常撥落下一陣

恣放的笑聲

騷亂着甯穆的空氣

泥堤上

老百姓挑着沉重的担子

把痛苦的呼聲

壓嚥在喉嚨

身體弓般駝起

衣襟上飛着恥辱的布條（註）

低着頭，躲避着
有刺的薊棘似的眼睛
跨着艱難的脚步
疾急地搖擺着走去

坭堤，這運河岸邊的公路
伸展向遼遠的地方
把敵人的據點連起來
像電線接連電線桿
汽車電流似地馳驅……

（註） 指敵人發的「良民證」

2 火車向我疾奔而來

當我穿過電網的缺口
走向橫臥着的鐵軌的時候
遠遠地響着沉宏的聲音
火車瘋狂地，躁急地
像尋找他的親人似地
向我疾奔而來

是熟稔的，親切的聲音呀
那火車
像射傷了的野獸
像跳出坭溝而游向大海的蛟龍
咆哮着，號叫着

用嘶啞的汽笛
向我高聲地招喚

（看兒我這堅貞的，熱愛着祖國的人
——看見它自己的，久別了的親人
火車是多麼地歡欣啊！）

也許是由於它的疲倦
或者是爲了過份的興奮
火車急急地喘氣
好像懇求我
爲它舐乾身上的腥血
和按撫它創傷的軀體

對於它那拖長着的不平的嘶叫
我感到悸惴不安
火車是怨恨着自己
做了敵人的奴隸的
它是不願意
爲敵人
竟像鐵鏈一樣地
枷鎖着自己祖國的土地
它是不願意
爲敵人
運送糧秣，軍火和殺人的匪徒
來屠害自己的主人

火車暴躁地咆哮
讓山憤怒煮沸了似地奔跑
像決心要突出鐵軌
讓那些強盜
摔死在車箱的外邊……

然而
它畢意去了
它悵悵地
扭曲着身子
——那為鐵軌有力地箝制住了的身子
載着過多的重量
匆匆地游馳而去了

當它的身體隱沒不見的時候
火車猶以深摯的感情
在聳起的灌木林的梢頂
不停地噴吐白色的濃烟
招呼我
致意我對它永遠的惦念

3 碉堡

溶在明朗的，悠閑的太陽光下
狡黠而頑強地
站在路軌側邊的碉堡
瞪睜着許多眼睛
以冰冷，森嚴

狠毒的眼光
威逼地盯視着
原野，村落，行人
以及那些蕪雜蓬生的叢莽……

在碉堡的窗口
閃現着覆戴鋼帽的敵人
眼孔里
機關槍驕矜地
露出烏黑的槍口
像期待一個意外的命令
好及時地
將火花噴出
把灼紅的鉛粒
射穿進中國人的身體

然而
敵人弄了太多的恐怖
多得使人們的神經都銹鈍了
於是
那些老人，孩子

 男人，婦女……

 ——那些生長在中國土地上的

中國的民人
仍然大膽地
行走着
買賣着

耕耘着……

在運河的沿邊

碉堡終日寂寞地站着

像懷着無生命的空虛

像懷着不祥的預感

顫慄着

可悲地等待着

暴風雨必然地降臨……

VI 離運河

我匆匆地來到運河
又匆匆地離開運河……

再會呵

運河

向你致熱烈的敬禮

我拿出了

自己所有的熱情給你

而拿回你

更多的熱情回來

今天

我背起沉重的感情的行囊

背起祖國交給我的

鬥爭的行囊

向你揮揮手

默默地離你而去

伸出你冰冷的手來

運河

我緊握住你

牽引你

去呼吸鬥爭的空氣

你苦過了

你被蹂躪過了

你被鞭笞過了

現在
你揩乾那羞慚的淚水吧
現在
你撕裂那怯懦的靈魂吧
站起來
站起你微顫而彎曲的腿
走向戰爭吧
用你的聲音
用你的臂膊
用你所有的力
掄起憤怒的鞭子吧
因為
在激烈的戰鬥里
你會獲得失去的自由
你會洗滌黑污的恥辱
而且
你會得到新生

睜開你的眼睛來
 運河
你看看長江吧
你看看流奔在北方的黃河吧
你看
他們那巍偉而倔強的姿態
 站得多麼堅定啊
他們已用生命戰鬥
他們已在
 他們所經過的地方

播下無數的火種
那熾烈的火焰衝竄在地下
像噴泉射出泥層
煌煌的火
花一樣地燃燒開來，

再豎起你的耳朵來
運河
聽聽長江的歌唱吧
聽聽黃河的歌唱吧
他們那有力的歌聲
震動着鈍重的空氣
他們那軒朗的笑聲
使敵人鼠般地畏縮了
他們讓光輝的旗幟
密插在自己的週身

再會吧
你運河
給我難以分割的留戀
和難以忘却的印象
但我
終於離你而遠去了
你放心
我不會丟棄你
當我勝利地歸來的時候
我會像一個年輕的孩子
把你當作自己的母親

我一定撲向你的懷里
任你多情地
親吻我發燒的臉頰

再會呵
運河
你放心
我不會辜負你
爲了愛你而伴戀你
還不如去爲你
解下痛苦的鎖鑰
我必須毅然地
擺開寬闊的胸膛
爲你
爲祖國的人民
投進鬥爭……
、、、

運河
爲新生的期望所蠱惑
爲厲烈的暴風雨所蠱惑
於是
她站起
她歌唱
她大笑……
由於灼熱的希望鼓舞
她伸出左手
她伸出右手

她用兩手
挽住黃河和長江
勇武地
一同
奔回戰爭去．．．

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

在Y城袁家河寫完

晨晚二唱

晨 歌

我起來・挺挺胸脯・
我把昨夜的煩惱和疲倦，
毫不顧惜地擱棄在
那還有點兒溫暖的眠床上・
我出去，揮揮臂膊・

太陽把光采流在草原上，
就像太多太多的士兵，
穿着金色的戰袍，
排成一列很長很闊的隊伍，
從綴着露珠的草葉上走過，
好像還快活地唱着歌・

我帶着一個含笑的心情・
我跨着不很寬闊的脚步・
我要去訪問所有的
在很早清晨就起來工作的生命，

我用我熱情的手，
撫摸着每一片葉子，
每一粒草芽，
每一個花蕾，
每一棵綠色的樹；

我也用溫情的眼光，
去撫摸每一隻飛鳥，
每一隻草虫，
每一隻蝴蝶和蜜蜂……
因為我深深地愛着也深深地知道
它們有着生命，
它們在陽光之下生活，
是經過很長很長的
鬥爭的道路而來的，
是用了衆多的死亡和痛苦獲得的，
是付出很大很大的
代價和努力換取的！

我握着同志的手，
我的同志的手是多麼的溫熱！
我們說過「早安」以後
就說「再會」，
我們誠樸地笑着又匆匆地撒手；
因為我們都很忙，
都有自己的工作崗位，
因為我們是如此慣常地
由工作的勝利來歡迎每個新的早晨！

我穿過那些閃光的綠葉的樹叢，
去聽一羣學員們的早晨的歌唱。
他們的歌聲比海水還要澎湃，
我駕駛着感情的小船，

波伏在激昂興奮的韻律裏。

我又走過一片麥田坐在一個草堆上，
我幾乎是流着感動的眼淚來思想的：
我想起太多太多的不幸的人們，
在生活的河流裏他們沉沒了下去，
連四肢都被枷鎖着不能鼓動，
連浮在水面來喊叫一聲都不可能，
便悄悄淹滅在舊時代的河床的底層；

但是今天我沒有太多的悲哀，
却有很多很多堅強的確信。

我還可以用許多充分的理由證明：
我們的世界不久就會好了起來，
我們有無數的信仰真理的聖徒，
把我們的悲苦的民族的命運，
從死亡的邊沿上拉了回來；
而且我還可以用許多的理由證明：
我們所付出的
在歷史的枯海裏的大量的血，
會使我們的人民搖渡到幸福的彼岸；
而且我還親眼地看見了，
我們這可尊敬的笑紅了臉的太陽，
已經打北方的新開拓的山地上升起！

因此，
當我帶着一個含笑的心情，
跨着不很寬闊的脚步，

在這個遼遠得失了邊際的草原上，
興奮地走着走着的時候，
我便情不自禁地唱出了這支破碎的
晨歌，
這支用樸素的感情來讚美的晨歌。

晚 唱

我要出去，拿了一根手杖，
一個人坐在河岸上，
夕陽快要墮落在草原的西邊了，
而我却讓自己
騎一匹思想的野馬，
揮舞着鞭子任性奔馳！
在今天的慘淡的夕照裏，
它却要去迎接明天海上的初陽

而且我的思想的野馬疾跑起來：
它穿過夜的黑暗，
到飄着花香的陽光裏面；
它穿過一排陰慘的墳場，
到熙攘着行人的鬧市；
它穿過用血流成的幾個世代的路，
到一個有真正的快樂與愛的地方；
它穿過綿亘着的霧深的林子，
到宏亮地敲響着勝利的銅鐘的地方；
它穿過死亡到新生；
它穿過陰暗，血腥，
悲哀，狂暴和恐怖，

到一個壯麗的生命的花園……

我愛我的思想的野馬，
我這一匹勇敢不羈的野馬，
我這一匹跑得很遠很遠
但只是向一個
正確的方向奔跑的野馬，
我很愛呵……

我髣髴看見：

在我的思想的野馬跑過的地方，
每個鮮明的蹄印，
就有一朵從血泊裏綻出的
鮮紅的花，

蛙子在月亮下高興地拍手的時候，
我要拿起手杖，
我要踏着有夜露的草地，
哼一支自己喜愛的曲子回來，
插一朵紫色的小花在衣襟上回來，
懷一個洗過了純淨的感情回來。

我走進自己的這座泥砌的草房，
把瀰滿青油的瓦燈用火柴點亮，
我歡喜讓我這小小的整潔的房間，
在晚上給淡黃的光霧瀰漫；
自己就坐在一只榆木的方桌前，
任我的思想的野馬踏着感情的蹄子；

我便握起一枝用舊了的毛筆，
默默地在紙下寫着詩……

然後我又站起來打開草窗，
看一看我窗前的那株老槐樹，
老槐樹把蜜一樣的香氣送來，
還向我說着瑣碎的句子；
我再看看這安靜地入睡了的原野，
飲一口牛奶一樣的濃濃的空氣
最後，燈熄了，
我就讓我的窗子朝夜的星空開着，

呵，真的疲倦了
我要躺在稻草鋪得鬆軟的眠床上，
我要做一個美好的夢呢，
我要我的不知疲倦的思想的野馬，
躍出草窗到曠野上去，
讓它在夢裏也跑得很遠，
跑得很快活……

1942 . 4 . 27

風雨三月

風

草棚裏，
馬朝着風嘶鳴；
歪戴着鴨舌帽的飼養員，
醉洋洋地
浸在烟草的氣息裏
瞋着眼皮抽烟。

無邊無際的曠野，
風不知從那個方向來
穀雨時節
河岸上的風車，
辛勤地旋跑起來。

麥子發着光澤，
肥胖的穗子，
像一家親愛的兄弟
緊緊地擠在一起；
風攜着她們舞蹈。

有窗的草屋，
太陽晒一片黃金進來；
有風的日子
我們的草房裏，

就有野花的香氣；

有窗的草屋，

夜的草原，

可以看見月亮和星斗，

可以聽見放哨的同志，

有力地喊問着「那一個！」

還可以任三月的風進來，

把我們美麗的夢，

帶到美麗的北方……

雨

那棵黃棟樹

經過冬天的風雪吹打，

蠟黃的果實，

還殘留在枝梢上；

給雨淋得多麼眩眼

鈴子似的一顆顆，

搖着，搖着……

河水像結過婚的女人，

臃腫起來了；

媚眼盈盈，

閃着玻璃的光采。

雨下着，

溫暖的春雨；

那貪得無饜的土地，

飽飽地飲着水。

我知道：

三月的雨，

是土地的戀人；

土地懷孕了，

種子要發芽的。

土地會把奶汁分泌出來，

餵養荳，麥，稻子……

教你笑得合不攏嘴，

一個罕見的大豐收！

三 月

1

雲在天上跑着，

影在地上跟着，

在人嘴裏唱着，

歌聲在草原上飛着。

呵，

綠色的三月！

美麗的地方呵

誰是主人？

紮着印花頭巾的

江北勞苦的農夫，
帶着希望從田地上回來；

受過長期剝削的
蘆柴一樣瘦的樸實的農民，
從打麥場上，
討論過「四六分租」，
和伙伴們快活地爭辯着，
披着星斗的光輝回來；

沒有褲子穿的
窮苦的農民的兒子，
從識字班裏，
雀子一樣跳着，
唱着才學會的曲子回來，

2

風啦，雨啦！

風雨的三月。

好的春天，
需要足夠的雨水。

馬在棚裏休息，
人在屋裏休息；
任風雨從天上到地下，

辛勞地工作。

有風雨聲，

就不寂寞；

有歌聲，

就會興奮。

那些部隊裏的同志，

望着門外的風雨，

一邊用機油擦槍，

待太陽出來了，

就去進剿敵人；

那些民運工作的同志，

迎着原上的風雨，

跌腳踏着泥濘，

巡走在每個僻荒的村落；

那些在休息着的女同志，

把歌聲高高揚起，

蓋沒了戶外風雨的繁響。

風啦，風啦！

風雨的三月。

風雨過後，

太陽打黃海上升起。

蒿芭肥了，
豌豆熟了。

三月天，
春耕的季節。

雨住了，
有好的太陽；

而且有好的
興奮的事情：

政府裏送來，
那些肥壯的水牛，
那些結着綵帶的水牛，
分配給農民，
幫助春耕；

政府裏派來，
許多年青的同志，
許多男的女的同志。
爲出征的戰士家屬，
幫助春耕；

民運隊也組織了，
那些力氣很大的農民，

那些覺醒了的農民，
那些熱心工作的農民，
編成許多「助耕隊」；

而且還給那些貧農，
借好的種子，
借足夠的肥料……

4

我，你：他們，
所有的人，
都會相信：
還過去喂着有毒的奶汁的土地，
今天是喂着滋養豐富的奶汁了；

而且這美麗的地方，
有了真正的主人；

而且連陰暗的日子，
都光亮起來……

然而

我並不誇說，
這裏的農民，
已經生活得很好，很幸福；

但我可以用生命保證：

這裏的農民，——
這裏所有的貧苦的人，
不久就會生活得很好，
很幸福！

1642，4，25

工 作

1

沒有太陽的夜裏，
我們就休息；

好像我們都是
還沒有斷乳的孩子，
吸着酒一樣的春夜的空氣，
在稻草鋪成的搖籃里，
讓疲倦在週身撫摸；
我們睡得多麼甜，多麼好，
哦，不用一支催眠的曲子。

早上，
號角就像父親的大喉嚨，
大聲地叫喚起來，
（但是多麼親愛！）
我們就擦擦眼皮
虎地爬了起來。

於是我們就在那個大平野上
排成整齊的隊形
用鋼鐵的姿勢，
和晨雀的歌聲在一起，
呼召那從夜的道路上趕來的

紅彤彤的太陽。

然後，
就在陽光下面，
我們加緊地工作起來，
愉快地工作起來。

好像我們的生活
就是爲了工作；
好像我們有了生命，
就必須工作！

而且，
好像我們的工作，
就是愛；
好像我們的工作，
就是播撒種子，

而且，
好像我們的工作，
要使夜裏有太陽，
要使貧者有福，
要使全人類
有美好的生活！

你們愛工作的，
都到這兒來吧！

可是，
我們都不客氣地
叫那些懶惰的人們，
立刻滾蛋！

而且，
我們查驗得很嚴格
不准有些微的懶惰的病菌，
帶到這兒來？

因為這兒
不是戴白手套的人的樂園；
因為這兒
是創造新社會的大工廠……

而且這兒
都是覺醒了的人，
都是有崇高的抱負的人；

因為我們非常明白：
我們應該有充分的理由證明，
我們是比螞蟻，
比蜜蜂，
懂得更多的人類；

而且是進步的人類，
而且是有闊大的理想的人類。

3

工作，
是好的；
而且是光榮的！

工人，
把房子蓋造起來，
讓人家住在一起；

農人，
把荒地墾拓起來，
稻子，麥，玉蜀黍……
一個黃金豐年；

我們，
拿筆，也拿槍，
信仰使我們勇敢，
勇敢使我們勝利；
敵人，潰敗了，
黑暗，消滅……

我們火熱地工作……

我們小心地

這個懷孕足月的時代，
教這個將要分娩的陣痛中的時代，
加促她，安安穩穩，
產下一個新的社會。

我們便有海洋一樣的希望，
我們便也有海洋一樣的快樂。

工作，
時好的；
而且是愉快的！

1942.4.24.

太陽系

太陽

好像太陽就是播種者
急匆匆在一日裏
從東邊走向西邊
播撒出這樣多這樣密的種子
然後自己休息去了

於是在那些藍色的天空上
（那藍色的土地呵）

星
星像種子萌出了芽
逐漸出現

一粒，兩粒
千粒，萬粒
無數，無數……

無數閃亮的芽苗
閃亮得多麼可愛

但太陽在第二天
又播下新的種子
而且在夜裏
又一齊發了芽！

星

我看見過會說話的眼睛
——那一雙多情的智慧的眼睛
我也看見過會說話的星

在晴明的夜裏
你就坐在河濱柳叢下
讓那些閱歷很多的星
向你敘述許多說不盡的
人世間的故事吧

而且星也太多情
——你試摸摸草尖上葉片上
或者你自己的外衣上
已沾上陰涼的水珠吧——
因為說得太感動了
星落淚
滴溼了草野樹叢
還滴溼你一身外衣

而你呢
是否也將因過分感動
嘆息着回來
於是讓星子關在門外
讓悲哀關在門外？

月

(月亮的話)

我沒有絲毫自私
沒有絲毫不潔的邪念
我以生命吸取太陽的光輝
又把光輝獻給大地的生命
總是爲了愛和真理
總是爲了那不失去的光明
在太陽去到另外一半地球工作的時候
我便來負起這爲真理服役的使命
雖然我的力量仍甚薄弱
還不能戰勝陰雲雨霧
但我相信自己瀝盡生的血液
一定會使大地生光
使生命活躍！

地 球

沒有母親不愛兒子
太陽愛自己的地球

地球不斷成長
荒漠變沃野
瘠地變森林
電力輝耀着城市
機械鳴奏着交響
千萬年的一瞬裏
太陽笑
看地球生長

地球吸吮太陽的愛情
地球長得多麼美麗
有別的星球一天問她：

「你老了吧
經過這樣久遠的歲月？」

「不，我正年輕
我將走完陰暗愚昧的路
新的路我就要踏上
那時候太陽將以加倍的熱情愛我
我將加倍的快樂
將永遠年青，永遠美麗！」

太陽系

太陽生下許多兒女
分布在自己的週圍
太陽愛自己的兒女
給她們美麗的光輝

太陽沒有一點偏私
依照真理
都給每個兒女一條路
每條路都繞着太陽
每個兒女都得着太陽的撫愛

但也有野心的忤逆者
離開真理的路

想作邪惡的企圖
於是就踉踉跄跄地
跌落在不幸裏
披著白色的屍衣死去

而那些忠貞者
永遠堅執地走着真理的路
因信仰與愛而環繞太陽
就有了輝煌的生命
永恆地放射著不滅的光芒！

1942.5.

黑 屋

夜 航

月黑的夜

風雨的夜……

激盪的黑海，

蠕動無數夜航的船；

有的船沉沒了，

有的船觸礁了；

有的船，駛得很遠很好，

靠近有花和陽光的岸邊了。

而我們啊，

一隻一隻夜航船，

却被暗沙阻住，

擱淺着，停泊在那

恐怖的黑屋裏……

黑 屋

黑屋——

夜世界的搖籃，

誕生新世紀的產房；

黑屋——

信徒們走向聖地的
半路上的旅店；

從苦難到幸福
黑屋是一個
歷史的轉運站。

爲了要霧夜裏迎取太陽，
我們這些打火把的人，
便被擲進黑屋里了。

黑屋呵，
爆發前沉默的火山呀！

黑 花

結核菌在這裏
撒播種子；
它開出的
是黑色的花。

拖着腳鐐被帶出去的
沒有再回來；
咯出血瘡攣着倒下的，
也不會再站起……

看不見的黑色的花呵，
一個一個生命的呼吸，

都被扼斷了！

啊啊，飢渴的黑屋，
對血肉的貪婪，
你是無饜的！

囚 徒

崖下的草，
也有掙扎，
伸向春風里開花；

潭底的魚，
也要浮上，
鑽動在裂冰的洞中吸取陽光；

我們呵，
鐵的鐐銬和鎖鍊，
雖然把身體
壓縛得不能彈動；
但生命力和青春
一樣飛躍；
不可約制的意志和思想呵，
一樣自由地
向人類理想的花壇奔馳……

因為崇高的靈魂，
在恐怖的黑屋裏，

仍然要做着古騎士的夢，
英雄的夢；

因為崇高的靈魂，
把恐怖的黑屋，
也變成夢的王國……

門

給你吞進去的人，
都會變成鬼一樣的黄瘦；

你吸乾他的血，
你喫完他的肉，
你也咀嚼得膩了，
於是才懶懶地把他吐出來；
而他呀，
因此就要去拜訪另一個
漆黑的世界了……

如今我默默凝望着你，
你幾時才會爲我
微笑着咧開嘴來呢？

牆

牆啊，牆啊，
沉默而冰冷的牆啊，

我用燃燒的手指敲觸，
你也感動着發出沉重的回聲，
爲我傳遞鬱結在心頭的話語；

鄰室的友伴得到了你的通知，
他也用指節在你身上敲擊，
你傳達了他要說的話，
你告訴了我新的消息；

牆啊，牆啊，
沉默而冰冷的牆啊，
在你高大的身體上，
那些堅貞的先知者，
用鉛筆，用木炭，用臭蟲的血，
寫上警惕的詩句；
這是留給你的紀念呢，
抑或是對你的一種刻骨的諷刺？

歌

土壤埋葬無生命的髑髏；
黑屋裏禁錮的
都是頑強的靈魂。

雖然有高高的磚牆
把我們與世界隔絕了，
但我們的歌聲，

永遠是朝人間飛揚，，。

因為我們不是啞了的牲畜；
而我們的歌，
是全世界所熟悉的！

陽 光

像乞丐手里有黃金，
像孀婦臉上有愉快的微笑；

黑屋的高牆，
是一座罪惡的城堡，
從不讓一絲陽光悄悄漏進

而每當晴朗的白天，
陽光移動在高牆的外壁；
我們，追蹤太陽的人，
便默對着磚牆，
像在諦聽自己情人的足音……

……但我相信：
即使三十年不見太陽，
而記憶裏陽光的色彩，
却永遠是鮮明的；

因為相信花朵不會絕滅，
對陽光就抱着不死的信念！

睡 眠

窒息的夜，
沒有鐵鍊撞擊的聲音，．．．

燈火漸漸倦熄，
廊上踏著獄卒沉重的步聲。

我們一個個蜷臥在破蓆上，
像斷了桅，收了布帆的
夜航的船羣，
靜靜泊落在夜的岸涯；

呼吸，像大海的不息的水波，
肅穆的睡臉，
如同沉默的月亮；

手是冷的，胸脯是熱的，
囚室，卑溼又陰暗；
而我們的心啊，
永遠是發光的！

因為發光的星要在夜間守護；
囚徒們連睡眠
也是帶著高度的警惕的；

那是爲了
等候牆外吹響熟悉的口哨，

或是信號槍 ——

噴發一聲激厲的呼喊！

夢

我夢着，

我的美麗的情人，微笑地

手裏撒出一球一球花束

從霞彩鋪成的路上走來，，。

我夢着，

我的擱淺在暗沙上的船，

給暴漲的潮水沖動了，

於是朝向一片藍的瀚海上漂航，，。

我夢着，

那些沉重的鐵鍊和鑄錘，

我們都把它擲進巨大的熔爐，

重新鑄造成機械的引擎，

以及曳引機和耕種機，，。

我夢着，

一顆流星突然撞塌黑屋；

迎向我，

太陽和武裝的軍隊一齊奔來，，。

我叫喊起來，，。

我醒了，

也驚醒同室的伙伴，
我興奮告訴他們，
說我的夢，
並不是荒誕無稽的啊……

信 念

仇恨落在心裏，
不用酸澀的淚水灌溉，
也會像種子抽芽；

一粒沙掉入蚌壳
時間和痛苦給它琢磨，
到後來便是一顆珍珠。

我們關在黑屋裏的人，
仇恨的種子發芽了，
而且要開花結菓的；

而對信仰堅貞的心啊，
琢成一顆一顆珍珠了，
在大風雨的夜裏，
也光芒閃炫……

1945.20

田 間

挾起綠色的書包，
帶幾本碎破的詩冊，
我獨自一個人躑躅到田野，

秋天的田野，
蟬聲拖着像一陣衰疲的哮喘；
田間滿是將要成熟的蕎麥和高粱；
棉花吐着雪白的絨絮；
毛豆綠色的莢子，
——像所有這些
低垂着穗頭的。麥和高粱一樣，
都有那麼一份質樸的羞澀——
悄悄隱藏在莖腋和葉叢之間，

我是懷着城市人的渴慕，
又感到莊稼人的淡淡的愁苦，
來到這陌生的鄉間，
來到這似乎又是非常熟悉的鄉間，
這和中國江南所有的鄉間一樣的，
有着太美麗的景色和靈魂的，
然而是在哭泣着的，
豐饒的，
而又被榨取得貧苦了的鄉間；
我，一個人獨自躑躅……

我是一個為城市所驅逐出來的孩子，

今天有着太多的感情，，，
因灼熱的愛，我瞭望田原，
用蒼白的思慕，
我追憶着那一串
在城市裏漂失去了的荒蕪的日子。

於是我想傾注出
那像瀑布一樣奔騰的憤懣的控訴，
我真想站在這一片平坦的田原上，
對每一顆樹，每一根草，
每一株和莊稼人一樣誠懇的莊稼，
來作一次熱情澎湃的演說呢。

因為我是被城市鞭打着逃亡出來的，
因為我的嘴巴曾經是受到封鎖的，
因為他們曾經強迫過我，
舐完他們的唾沫而來說謊，
因為我不願欺騙，
而他們用手槍迫着我欺騙，
因為毒害，陰謀，威嚇，
使我們的喉嚨咳嗽着而且咯血，
因為我看得厭惡了
那些存着紅潤的臉頰
和黑色的心肝的人們；
於是我來到鄉間，
於是我跑向田野，
於是我要用熱情來擁抱
那個美麗而又真實的大自然了；

於是我只能，也只愛，
向這些吸取着土地的忠厚的奶汁
而生長的
樹，草，和各種莊稼，
來一次痛快淋漓的，衷情的傾吐；

我想說出那城市的卑污和罪惡，
我想說出那毀滅着人性的悲哀，
我想說出那在黑夜裏進行着的，
血腥的屠殺，

我想說出那我們的時代的
掩蔽了光輝的戰鬥的
濃霧一樣的憂鬱……

而且最後我還想說出
我自己的一份願望：
我要遠離開那罪惡的城市，
投進田野的懷抱，
我要做一個農家的孩子，
做一個以土地來喂養我；
也以我自己去喂養土地的，
像一顆晶瑩於露珠一樣的透明的
農家的孩子……

然而我很悲哀，
來到這江南的田間，
我竟又聽到了
農家哭泣的淒涼……

我原是想來聆聽
那一支粗野的農村的歌的，
然而沒有啊；
我原是想來高唱
那一支我自己喜愛的激奮的歌的，
然而不能啊！

這似乎應該是屬於昨天的事情：
農村生活的畫幅，
是塗染着灰暗的顏色的；
這似乎應該是屬於今天的事情：
農民生活的豎琴，
是彈奏出活躍，戰鬪，瘋狂地生產，
那些最高的歌音的；

然而我今天啊，
却聽到了農村的悲泣……

中國的農民，
一向是用辛勞的血汗，
灌溉着土地裏生長的
悲苦命運的種子的，
中國的農民，
一向是被擯棄在幸福的門外的；
一向是摸索於黑暗的邊沿的；
一向是過着一長串
貧苦接連貧苦，
飢荒接連飢荒，

永遠凍結着的，冰冷的日子的。

他們悲哀的日子，
像冬日的黃昏一樣寒鬱，
像乾燥的沙坵一樣衰枯；
他們生活的河流，
從遠古的歲月，
一直到轟響着炮聲的今天，
從來就沒有像暴漲的春潮似的泛濫，
只是一天天乾涸，乾涸，
乾涸得變成一條泥濘塗塞的污流。。

中國的農村，
從很久很久以前便悲泣着。。。

中國的農村，
髡髡在冰雪的冬天，
過着沒有陽光的日子，
髡髡是蜷伏在陰溼的坵穴裏的爬蟲，
度着漫長而又漫長的冬眠的日子。。

而且對這江南豐饒的山村水鄉，
敵人的眼睛是多麼貪婪呵，
他們舞着恐怖的黑影襲來，
帶着飢饉，死亡，和疫病襲來，
帶着渴血的慾念，淫蕩的慾念，
劫掠的慾念襲來，
於是農民們在悲苦的生活的海裏，

更掀起了不幸的風浪……

然而當敵人像一陣颶風，
席捲了一切財富而去的時候，
這如患大病的喘息着的農村，
却又抽響了我們自己同胞的皮鞭，
田主，糧官，保甲長，兵役委員……
又把農民放在壓榨架下，
咬着牙關榨出他們僅有的，
那靠着它維繫生命的
一點稀薄的血滴……

呵，中國的農村，
在今天我還聽到它在悲泣……

因此我失去了
那一種天真的喜悅的心情，
那一種對田野抒唱戀歌的心情，
那一種熱烈的，然而又多麼稚氣的
向土地和莊稼演說的心情；

于是我徘徊在靜穆的田路上……

然而我是熱愛着莊稼的
我是保有着少年人的那一份熱情的；
於是我用手指，
去輕輕撫摩這些
在秋陽下顯得豔麗的蕎麥

和高粱，——
這些雪一樣白的一朵朵的棉絮，
這些翠玉一樣的豆莢，
和這些待割的黃金色的稻穗……

因為我聞到了
那澄清着肺腑的稻麥的香味；
因為我看出了
農民們注入土地，注入莊稼的
那一份質樸的感情和愛；
因為我也聽見了
那稻，麥，棉花和豆的
一片親切的喁喁的喧談……

於是我像穿過了深濃的夜霧，
看見了從地底下升騰而起的
鮮紅的太陽。

因為就在這一刻，
我想起了一個朋友的話，
——一個在苦難裏奔走着，
而又企圖去粉碎苦難的枷鎖的友人；
他告訴我，
要我的眼睛看得更遠更廣，
要我的心胸燃一把火的熱情，
他說：中國悲苦的農村，
在深深的地層底下，
是潛藏着不滅的火苗的，

正且是像火山的烈火一樣猛熾的；
這些潛伏着的地下火的餓苗，
而如幾千年來貧苦的農民，
用血和汗滴，用淚和生命，
把它餵養起來的，
只要在黑夜裏有一聲震天的雷鳴，
那火就爆發，
那火就噴射出來燃燒，
那火就放肆地燎原，
燒毀一切舊的污穢的東西……

這些話是烙在我的記憶上的，
我今天又突然把它想起；

呵，我真的感到一些興奮，
感到一陣沸騰的激動；
我躺下在田路旁的野墳邊，
懷着一些快樂，一些熱情，
一些遼遠的緬想，
猶似洗過澡仰臥在溪畔的沙灘上，
一心的舒暢和謐靜；
凝望着秋日晴空的雲帆的流駛，
諦聽着鳥雀和草蟲的單純的歌唱：
而一邊，
在我的腦膜上，
便起始用想像的彩筆，
作着未來日子的美麗的構圖……

因此我便沒有了甯寂的心情，
再來打開書包，
取出那些我所珍惜的詩冊；
因此我也沒有了這種濃厚的興趣，
再來讀詩，
誦讀那些歌讚着帶露的薔薇的花蕾
和夜鶯泣血的故事的感人的詩篇；
於是我取出紙和筆，
按照着我心臟的搏動的節拍，
按照着我激動的呼吸的起伏，
按照着我脈搏彈跳的奏響，
我伏在一個高高的墳堆上，
寫着我的詩，，，

當我剛剛把汎濫開來的感情·
導入一條理智的河流的時候，
當我剛剛抬起溼潤的眼睛，
遠望一片萬里湛藍的天空的時候，
我突然聽到了，
那從遠處傳來的
一陣士兵們打靶的槍聲，，，

1943.10.1在碧湖趙村·

寫詩的夜

太陽一落山，
黃昏便悄悄走來靠在我的窗口，
他把黑色的霧吹滿我整個房間。

我把低垂的頭仰起，伸個懶腰。
「給我火啊，」燈說；

她端端正正站在台子上；
「讓我伴着你工作！」

火柴向我瞟一眼，打着招呼：
「有刺激就有熱，
有熱就會發光啊——你懂嗎？」

……火柴在頭頂爆出一朵花，
燈接受了飾花的火柴的熱吻，
黑甸甸的房間便馬上輝煌起來。

讓影子給自己安排好貼在板壁上。
紙，墨水和鋼筆，都靜靜睜着眼，
殷切地等候我交給它們
一份莊嚴的任務。

我的血液流奔起來了，
思想凝成一串一串的字句，

從腦神經一直傾注入指尖，

墨水喂飽了筆；

筆的矯健猶似一匹野馬，

手指駕住它馳騁在紙的平原上……

1645·2·宮頭，